

河中的獠牙

非洲大草原的正午，太阳像枚烧红的烙铁悬在头顶，空气里飘着干草被烤焦的糊味，每走一步，蹄子都能感受到地面传来的灼烫。我们斑马群已在迁徙路上熬了两天，干渴像团火在喉咙里烧，连呼吸都带着刺痛感。在炎热的非洲大草原是很少遇见河的，今天我们就遇见一条，浑浊的河水在阳光下泛着微光，却成了我们眼中最珍贵的希望。

我们一路下来饥渴交加，终于可以补充些体力了。迁徙同伴也都停下来，品尝这甘甜的河水，我挤开身旁同样急切的同伴，喝了起来。冰凉的河水刚触到干裂的嘴唇，全身的疲惫便消散了大半。我贪婪地低下头，任由清甜的河水顺着喉咙往下滑。河水顺着嘴角滑落的滴答声、同伴们急促的吞咽声，混着远处风吹干草的沙沙声，竟让人暂时忘了草原的凶险。我甚至开始想，只要过了这条河，就能看到丰美的水草。

正当我喝得兴起的时候，鼻尖忽然钻进一股异样的味道——那是股淡淡的腥

气，像腐肉混着泥水的气息，顺着风钻进鼻腔。眼角余光瞥见河中央有两个奇怪的绿点，比熟透的樱桃还小，随着水波轻轻晃动，却透着一丝说不出的诡异。我起初以为是水面漂浮的碎草叶，可那“绿叶”却没顺着水流漂走，反而慢悠悠地朝着我这边靠近。这场景太像我三岁时的遭遇了，当时妈妈突然疯了似的把我撞开，嘶吼声至今犹在耳畔“那是鳄鱼的眼睛！”记忆如闪电般击中了我，心里骤然一紧，猛地抬头仔细看过去——那哪里是草叶，那分明是鳄鱼的眼睛！浑浊的绿色瞳孔里，正透着冰冷的杀意，死死地盯着我！

说时迟那时快，鳄鱼已经扑过来了，水面“哗啦”一声炸开，一道灰黑色的身影猛地蹿出，鳄鱼张开满是尖牙的大嘴，带着一股腥风直扑我的脖子。我下意识把脖子往侧边一歪——这是斑马世代相传的求生本能，为的就是避免被咬到脖子失血而亡。这一歪可是让死神的獠牙擦着我的脖颈掠过，那扁而平的丑头从空中滑落，落到了我的腿上，将

我的腿狠命咬住，剧烈的疼痛瞬间席卷全身，仿佛骨头都被生生咬碎，比传说中“刮骨疗伤”的痛楚还要猛烈百倍。我强忍着剧痛，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叫嚷，让在一旁喝水的孩子们远离。它们跳开了，在不远处焦急地叫着。听到我的叫声，周围的斑马们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纷纷抬起头，惊恐地看向我这边。我再一次艰难地看向那只丑陋的鳄鱼，怎么看它的嘴角都在微微上扬，仿佛在嘲笑我的无助。

疼痛如毒蛇般缠绕着我的身体，每一次呼吸都牵动着伤口，带来新一轮的剧痛。旁边只有鳄鱼灰黑色的身影，像一道冰冷的界线，把我和孩子们、和活下去的希望，彻底隔开。不！我要活下去！要陪着孩子们继续走下去！我使出最后的力气，嘶鸣声划破了草原的上空，回荡在炙热的空气中，久久不散……

湖北省武汉市
武汉中学初中部八年级(8)班 张流衡
指导老师 陈红霞

与城书·长沙四季

你是湘江畔的知己，伴我走过晨昏朝暮，每寸街巷都印着你我的絮语。长沙，有你真好，你是我心底最暖的归依。

春日寻芳，你牵我踱步橘子洲头。看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，柳丝依依如你轻挽。草木清香随风沁入衣襟，我们静看鸢飞，闲听莺啼，万类生机在眼前舒展，醉在融融春意里。

夏夜寻味，你引我穿过太平古街。剁椒鱼头鲜辣醇厚，臭豆腐香气扑鼻，烟火缭绕中，你递来的热串暖透心扉。晚风送爽，华灯映水如星河倒坠，我们坐在石阶上听江涛细

语，这份烟火人间的踏实，久久萦绕心间。

秋日登高，你陪我攀上岳麓山巅。漫山红叶如霞似火，古木参天，石阶生苔。你指向爱晚亭那抹朱红隐现层林之间，讲述书院千年文脉如何在山中绵延。清风峡边，你曾说：前路虽长，热血可御风霜。阳光穿过叶隙，洒下一地碎金，仿佛连光阴都浸透了书香。

冬日围暖，你待我以朴素的温情。茶馆里黑茶滚沸，白气氤氲，我们闲话家常，寒意渐渐消散。忆起往年雪落，橘子洲头琼枝玉

立，岳麓山覆上银装。雪光映照中，你笑谈古今风流，皆在这片江山留下印记。火宫殿里鲜香依旧，暖意融融，寒冬也被熏染成温柔时节。

长沙，你以四时清欢滋养我，以厚重风骨沉淀我。你我相知，岁月留痕。长沙，有你真好，愿此生与你相伴，共看岁月长流如湘江。

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
蒲公英小学六(6)班 穆思赫
指导老师 赵秀坡 薛瑾

逝去的，留下的

并非所有光芒都指向黎明，也并非所有迂回都通向春天。有些光是生命在沉寂前最后的燃烧，有些暖意，是离别最盛大的一场幻象。

爷爷的离开，就伴着这样一场盛大的“回光”。

那几年，医院的消毒水气味，几乎浸透了这个家的底色。爷爷的病像一块铅，沉沉坠在每个人心上。我常坐在床头，看窗外液得化不开的夜色——那黑暗仿佛生命迷雾的具象，无声蔓延，将一切都吞噬殆尽。

我的灵魂似乎背着无形的十字架，在这片迷雾中独行。每一步都踩在虚空，无处着力。

生命为何总伴随如此刻骨的疼？望着爷爷日益消瘦，被病痛蚀刻的身体，这疑问一次次撕裂我的心。那痛仿佛不只属于他，也通过血脉，直抵我的灵魂。

病房里，白天充斥人来人往的嘈杂与强颜欢笑；夜深时，才轮到情绪涨潮的时刻。当最后一点喧响退去，只剩仪器规律的滴答，思绪便开始在黑暗中静静游弋。

我坐在床边，凝视爷爷瘦削苍白的脸。恍惚间，视线开始模糊、晃动。那张枯槁的容颜，竟与记忆中温慈的影像渐渐重叠——

我又看见那些年，放学铃响，我挤在熙攘人群里，一抬头总能撞见那熟悉的身影。他看见我，笑容便绽开，用双手接过我沉沉的书包，挂上自己微驼的肩。长大后每次归家，爷爷唤我名字的声音，依旧那么稳稳地落进心里。

直到病魔一寸寸蚕食这些鲜活的时光，把那个能替我背书包、能唤我名字的爷爷，变成沉默不语、呼吸微弱的老人。

就在我们以为一切将尘埃落定，所有挣扎终归徒劳时，转折却骤然降临。

当一抹晨光艰难冲破厚重云层，从窗缝挤进病房的清晨，爷爷醒了。面色不再灰败，眼神也清亮许多。接着几天，他精神明显好转，仿佛真已闯过险关，迎来新生。全家沉浸在失而复得的狂喜里，坚信希望终于抵达。

可我们都没料到，几天后，爷爷还是走了。整理遗物时，我们发现爷爷什么也没留下——只余一片空白。

面对这片空白，我却忽然不再迷茫。爷爷带走的，只是那具会唤我名字的躯壳；他留下的，却是那一声声呼唤本身。

他以离去后的空缺，教会我生命最深的真相——有些人，一旦刻进心里，便永不会消散。他们会成为你生命里最沉静的根系，在时光中悄然生长。爱从不依赖外在的形骸，不会因躯体消逝而随风飘散。它会沉入你生命的底层，成为灵魂的底色，在每一个需要温暖的时刻，悄然回响。

从那时起，我不再惧怕空白。我懂了，生命总与伤痛共存，黑暗常与光明交织。而希望，如同夜雨过后穿透云隙的微光，蛰伏于每一个瞬息。哪怕只一刹那，也足以照亮灵魂独自跋涉的长路。

无论伤痛多深，无论迷雾多浓，只要思绪仍在游弋，灵魂仍在前行，那么，在这执拗的游弋与跋涉的尽头——要相信，那片看似虚无的空白处，总有帮助，正悄然蛰伏，静静等待。

江苏省泰兴市东街小学六(7)班 张颖
指导老师 吴长寿

那一株草真特别

冬日的墙角，大自然的画师已将天地染得雪白，笔尖颜料挥洒间，一抹绿悄然落在砖缝里。她不被人留意，却透着沁人的鲜绿，格外特别。

这抹绿是一株草，一株普通的嫩草。她没有花圃的拥抱，没有土壤的关怀，只是静静地垂在那儿……她的茎秆细得仿佛风轻轻一吹就会折断，却依然倔强地举起那两三片软嫩害羞的叶片。雪在她旁边嬉戏，缕缕阳光透过雪花映在叶片边缘，似精心点缀的花边，为这抹孤寂的绿添了几分灵动。

春日里百花争艳，吸足沃土养分肆意绽放时，她在砖缝中悄悄攒劲，嫩芽顶着碎石默默生根。夏日里绿植茂盛，浓荫遮天蔽日时，她在角落汲取零星雨露，偷偷抽芽。秋日里万物镀上金黄、硕果挂满枝头时，她迎着微凉秋风，慢慢舒展叶片。冬日里寒风怒号、万物沉寂时，她终于鼓足勇气睁眼向世界问好，只可惜没有人搭理她！时光静静流淌，有人为她浇水吗？有蜂蝶为她驻足吗？从来没有。她将岁月与阳光酿成生长的动力，又将雨露与空气调成生长的营养，在大自然这面镜子中，照出了最坚韧的自己。她是一株普通的草，却活出了不寻常

的特别。我看不到她扎根时的艰辛，也没见证她抽芽时的执着，却能在脑中清晰浮现那份倔强。她没有外界的帮助，长得实在太慢，慢到无法在春日与百花结伴，只能在冬日独自抵抗风雪。但她从未放弃生长，她也想看一看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。尽管前路满是千难万险，她依旧执着于世间的美好。这是乐观与坚强的交织，也是她爬出困境的阶梯。

每次路过那个墙角，我都会多望她一眼，她的韧劲也成了我遇到困难时的小动力。这株草让我明白：“特别”从不是引人注目的惊艳，而是藏在身边的朴素与坚持的美好。就算是微不足道的尘埃，只要有积极向上的心，也能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彩！人亦是如此，凭着心中的热爱与不懈的坚持，便能活出独一无二的人生。

世间万物皆有特别之处，只要我们用心观察、用心感受，就一定能发现，那株砖缝里的小草，真特别！

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
附属学校六年级(1)班 王轶伦
指导老师 胡晓峰

鹅湖公园真美

鹅湖公园坐落于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，这里风景宜人，四季如画，是一座充满生机与韵致的美丽园林。

公园的湖可谓美不胜收。湖水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，远远望去，似一块温润无瑕的碧玉，静静依偎在公园的怀抱中。微风拂过，湖面漾起层层柔美的涟漪。走近湖畔，清冽湿润的气息迎面而来。湖水澄澈见底，悠悠水草随波轻摇，成群小鱼穿梭嬉戏——有的身披彩纹，有的头顶红缨，还有的拖着绸缎般的长尾，翩翩摇曳，灵动非凡。

园中小径也别具风情。蜿蜒曲折的小路，引人探幽。两侧树木挺拔如卫兵，郁郁葱葱的树冠在风中沙沙作响，仿佛奏着一支轻快的林间曲。绿茵绵软，躺上去惬意无比。路旁野花星星点点，红、白、紫……缤纷绽放，有的形似小太阳，有的状如爱心，有的则像张开的手

掌。微风送来淡淡花香，叶尖露珠晶莹如钻，更添清新之意。

每当夜幕降临，公园广场便迎来一日中最热闹的时光。尤其是爷爷奶奶们的广场舞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。音乐欢快响起，他们步伐整齐、姿态舒展，如春风中的杨柳般轻盈摆动。每个人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，神采奕奕，仿佛重返青春年华。

萍乡鹅湖公园，既有潋滟的湖光、幽静的小径，也有洋溢着欢声笑语的广场。在这里，人们不仅能欣赏自然之美，更能感受到生活跃动的脉搏，真是一座令人流连忘返的城市绿洲。

江西省萍乡市师范学校
附属小学三年级(2)班 胡以希
指导老师 刘颖

八泉之心

安徽省宿州市第五小学五年级(2)班 曹书赫
指导老师 张杰



征稿启事

《佳作荟萃》长期征稿。期待有更多的小作者能积极投稿，将你们的优秀作品跟小伙伴们一起分享。

要求：体裁不限(包括但不限于诗歌、散文、记叙文、评论、小小说、书画摄影作品)，字数1500字以内，图片大小1MB~20MB(请发送扫描件)。请在文末标明作者的姓名、学校、班级、指导老师，以及监护人的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、银行账号和开户行信息，并在邮件标题中注明“未成年人佳作荟萃版”收。

邮箱：jswmtl@163.com

磨得发亮的饺子，还有一张泛黄的纸条，上面用铅笔写着：“打鼓要沉肩，抬手要有力，落槌要准——这都是老理儿。”我站在实验室的示波器前，看着鼓点的波形在屏幕上跳跃，忽然明白：那些看似简单的鼓点里，藏着山民对土地的丈量，对时间的计算，对生命的理解。

翻山饺子的鼓点，正从大巴山的褶皱里，一声声地传向远方。就像爷爷常说的：“饺子是山的信，打进去的不仅是鼓点，是翻山人走过的路，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魂。”而我们，都是这魂里努力生长的新枝。

四川省巴中市
巴中中学(兴文)八年级(20)班 袁艺巧
指导教师 袁海燕

铜钹声里 山风回响

◎ 袁艺巧

晨光初破晓，大巴山的褶皱里便跃动着欢快的节奏。那不是山风的呼啸，而是翻山饺子的鼓点，正从村头的老槐树下，一串串地跳出来。爷爷总说，这饺子声里，藏着山民的魂。

我第一次看爷爷打饺子，是在腊月里的庙会。他把那对铜制的饺子别在腰间，双手在鼓面上翻飞，像是两只灵巧的燕子。爷爷边打边说，“这饺子啊，得用巧劲，就像物理里的力的分解，左右手相当于两个分力，合在一起，才能打出山的气势。”我盯着他手腕上的青筋，随着鼓点一起一伏，忽然觉得那些古老的纹路里，藏着无数个日出日落的故事。

翻山饺子的鼓点，讲究“起承转合”，像极了山民翻山越岭的路。爷爷说，“起”是山

风初起，“承”是山路蜿蜒，“转”是险峰过顶，“合”是归途夕阳。他打起饺子来，鼓点时而如细雨敲窗，时而如惊雷滚地，让人想起物理课上的“共振”现象——当鼓点与心跳同频，山民们的血脉里便涌动着相同的韵律。

现在，村里的年轻人开始用短视频记录翻山饺子的表演。有个大学生把鼓点与山风的声音混在一起，弹幕里刷着“声波叠加，文化共振”。爷爷戴着老花镜点开视频，突然说：“你们看这鼓点，多像我们翻山时的脚步声。一步一鼓，一步一歌，走到哪里，山就在哪里。”镜头里的皱纹里，藏着山的褶皱，却让每个字都清晰地落进我心里。

前些天收到爷爷寄来的包裹，除了那对